唐餘紀傳

唐餘紀傳卷第十三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十

邊鎬金陵人少事先主爲通事舍人以通敏稱

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于

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彼能事我

當得鉅福遇賢往事之會州境群盜起各擁衆

数百無所統相與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汝

主也衆因歸之遇賢遂稱王改元置百官度嶺

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中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沉毅有謀鎬與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遇賢急禱于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遂執遇賢以降鎬獻于朝斬于金陵市群賊盡平鎬以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率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從文徽行然衆總數千戰敗退舍中主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

鳳來援鎬與湛兵方相持文徽使騎繞出虔兵之後歙洙等與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王延政降鎬又南取鐔州七千湖南馬希崇廢其兄希蕚而自立客表請援以鎬為湖南安撫使與宜進討希崇以見伐也謀拒我師或諫以事必不濟不得已率弟姪輩出降鎬下馬稱詔勞之已而希蕚亦來見鎬以禮遣希崇希蕚舉族入朝時湖南饑饉鎬大發廩賑之楚人大悅先是南唐欲取湖南以鎬多藝使詐為僧游長沙弄

鋑行乞得其虛實是用遣爲將竟平湖南進鎬
武安節度使復遣經畧朗州會未者稱劉言忠
順鎬不爲備言遣將襲長沙夜入其城鎬狼狽
遁他將城守者相繼逃歸言遂盡據楚地稱藩
于周湖南竟失鎬之行師也常載佛事而行每
自祝以祈佑時人戲稱邊佛子又稱邊菩薩繼
後行師無紀一於弛縱遂稱邊和尚矣三軍餅
體用致大賑坐削官流饒州旅湘中謠言竊去
不用鞭至是竟驗淮南被兵請平未許齊王景

達督師起鎬爲大将偕許文稹從行㑹儫覺等
朱元兵元憒叛去諸軍皆潰鎬與文稹被執于
周唐及周平世宗班師遣還鎬等中主皆置而
不用鎬竟卒于金陵
王建封不知其所始中主時任専兵寄王延政
兄弟相攻閩中大亂中主思斥大境土因出師
伐之建封時在行建人禦我于蓋竹他将失律
而建封頗有功及建州平何敬洙功㝡建封與
之爭敬洙因推功與之縁是爲一時推重中主

授留從効李弘義等節鉞將遂罷兵會陳覺貪
功妄謂弘義可召令入朝福州當不勞一矢而
下中主信之遣覺徃宣諭弘義倔強不伏覺耻
於無功遂擅發兵攻之中主雖怒而業不可止
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建封爲副使益兵會伐
方是時覺與馮延魯實主兵討崇文建封雖任
招討而兵亮節制覺延魯皆書生兵非素習於
是動作輕躁寡謀直前進退不一而吳越援兵
致死于我延魯先敗走建封復與諸將爭雄意

不能協遷歛兵先退弘義遂乘之我軍復敗失亡不可紀餘兵潰而歸中主深銜之未暇加治建封內不自安中主懼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虞候建封遂負恃僭侈泰然無憚會戶部員外郎范冲敏嫉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怵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中主發怒謂建封武臣擅精兵敢謀進退柄臣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棄冲敏于市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隸戎行事吳武王

数有功拔爲軍校王倚任之嘗一日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嫚罵之信即發怒仗一劒棄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其明日醒當復來厥明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國以其勲舊且戰多駕諸將加征南大將軍蒞鎮洪都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讌勞之謂昭文曰貴國與大吳接境皇帝亦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公名適未知也信曰然則皇帝知漢有韓信乎漢之韓信與

之劉信一等人也君歸第言之指牙旗銀首與
酒屬貽文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釂一發中之先
主受禪以舊臣禮之厚卒贈太師彥貞信第四
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
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
號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稱累遷濠州節度使
移壽州始贖貸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貸
之歲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
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注濠中民田皆涸而

督賦加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
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保大中
朝政漸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鉤名
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謂
爲一面長城在鎭既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
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爲神武統軍及周師入侵
淮南告急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
州次來遠鎭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泝
淮而上周將李穀慮其徑斷浮橋腹背受敵遂

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
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咸師朗皆闒將
無籌畧見周師退遂以爲怯惟恐不得速戰士
未及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于正陽東
彥貞置陣横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又刻
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
又以革囊貯鐵蒺䔧布于地周兵望而笑其怯
鋭氣益增一戰而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
貞歿于陣淮南喪地千里國幾亾其敗自彥貞

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諡
曰壯亦不復録其孤云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先主朝仕爲濠
州觀察使廷謂幼善書札習騎射補殿前承旨
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泗宅使郎爲州監
軍周攻淮南廷謂與州將黄仁謹約死守籍州
民不足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之食隨所
能俾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
下中主嘆其忠因大發戰艦命與林仁肇援壽

州周世宗聞之命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築[illegible]
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署兩淮漲廷謂其
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寠兵斷筏周人[illegible]
知設伏以待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illegible]
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勍于定遠斬首數百行德
挺身遁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尽禁軍
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濠州刺史猶以
爲賞薄拜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
金山之戰唐將帥多降于周廷謂獨還軍入濠

州治壁壘繕戈甲爲守備世宗復南伐廷謂表
朝廷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且卑辭請和以俟
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
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
親攻城焚戰艦斷維鎖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
又殺數百人遣諜持詔諭降廷謂度不能支奉
表于周懷言世受李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
稟命國主世宗許之廷謂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
陵卒不能救集將吏于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

降世宗見廷謂宴勞之謂曰濠州一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然自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踵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亦足報國矣歸周歷任至宋開寶中卒于東都年五十四初廷謂之降中主諒其坐力屈異於他叛者故免其家云

皇甫繼勳少從其父暉兵間爲軍校以暉死國事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爲神衛統軍都指揮使保大末諸老將相繼死繼

勳年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爲大將貲産優贍名園甲第冠于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開寶中宋師傅城繼勳保惜富貴無効死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喜災見于詞色偏裨有欲募死士夜出奮擊者輒鞭而拘之自度罪惡當日彰稀復朝謁後主召議事亦以軍務辭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從還至宮後主知其懷詐非常乃以屬吏始出

鄭彥華福州人祖父世爲福建諸州刺史彥華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中主出師攻福州主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忿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濠傍詰旦興登車指弘義嫚罵彥華以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唐師不能下城解去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會吳越兵

被誨敗彥華遂以所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壹
校唐兵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在兵間大小百
餘戰身被五十餘鎗累遷至鎮海節度使加同
平章事後主見伐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
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真率步兵
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
表裡則吾事濟矣比與宋師遇真以所部力戰
彥華按兵佀援竟擁兵不進於是真敗而潰金陵
聞之喪氣焉閉壘自守以至國亡竟不能正彥

華之罪云子文寶自有傳
朱令贇神武統軍匡業從子少從軍椎頟廣目趫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後主朝諸老將零謝令贇以將家子後主委以兵寄與皇甫繼勳同事素忌林仁肇會其被宋祖間乘機言林仁肇已通宋宋爲築大第待其來以是後主疑信仁肇被酖死語在仁肇傳宋師取江南金陵圍急乃命令贇起上江兵入援令贇時節度洪州遂悉徵諸郡兵號十五萬旌旗戰艦甚盛編

木爲栰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順流而下將斷采石浮橋宋師密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阻撓未敢進會金陵益危遣人促之急乃始東下至皖口與宋師遇傾火油焚北船風忽反北轉焰自焚宋師急乘之令贇衆大潰船艧戈甲蕩盡令贇惶駭被焚死戰櫂都虞候王暉受擒江南惟恃此援自劉澄叛降外圍益急信報悉絶或言令贇已死後主猶意其非

宵旦夜顒望自是外援告絕坐斃無策而國遂
亡矣
論曰南唐之被圍也以守倚任皇甫繼勳以
外援付朱令贇繼勳既懷二心而令贇濡于
復非大將材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死
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宣力圍
城中內外夾力雖宋祖親臨之豈易遽亡哉
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尋以成功者獨乘其
用人乖剌而已吾以此知伐國之有待也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吳興陳鱣撰

家人傳第十一

先主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先主娶戎女后爲媵得幸生中主王氏早卒義祖命先主禮爲繼室累封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卒于金陵先主時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焉先主位齊王封王妃及受禪立爲后

從容裨贊多所弘益先主嘗曰吾思有未適后
已悟矣昇元末先主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
免譴者甚衆及先主殂中書侍郎孫晟懼魏岑
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
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中
主嗣位尊后爲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殂祔葬
永陵
先主夫人种氏名時光明艷韻慧年十六以選
入宮初隸樂部未幾得幸生景逷先主以受禪

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封夫人先主性嚴重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金環爲震動左右皆喪膽褫魄种氏左手進食右手奉匕從容如平時先主怒亦頓解他日先主幸齊王宮值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逷才過齊王先主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逷愛亦弛終先主世獨不加封爵中主嗣位始封景逷保寧王許种氏居景逷宮

就養進封王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中主力鮮乃免

中主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爲義祖裨將義祖謀誅張顥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顥于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竟斬顥後頗恃功頡頏先主患其難制而欲去之義祖曰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微太章豈有今日

富貴耶豈何以薄物細故而疑之也乃命以太
章次女配中主昇元中封齊王妃中主即位立
爲皇后後主嗣立爲太后以父名改尊爲聖尊
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
乃進宋乾德三年殂是日雨沙于金陵後主毀
瘠骨立杖而後起哀動左右祔葬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
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中
主前中主嘆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蓋中主賓

惜之器也后於采戲棊奕靡不妙絶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粧人皆効之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絶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于世内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

凄凶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是
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
因亦耽嗜頗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
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未幾后臥疾已
革猶不亂親取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
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納含玉殂于瑤光殿年
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
所愛金屑槽琵琶同葬又燔祭文與訣自稱鰥
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

后已入宮后偶褰幃見之驚問曰汝何日來小
后尚幼未知避嫌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死
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揜其迹云
後主繼國后周氏昭惠后女弟也昭惠卒未幾
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宋開寶元年始
議立后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
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文
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時佑被寵眷方盛遊多
主佑議遂施用之后初以戚里間入宮爲聖尊

后眷愛故立焉被寵過於昭惠後主嘗於群花
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繪華侈而制極
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他寵嬖莫預
也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歲時例隨命
婦入宮朝謁每入必留內數日出對後主輒涕
泣罵詈後主嘗宛轉避之太平興國三年後主
暴殞后悲痛不自勝旬日亦卒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爲
將領遷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

選爲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
皆以明艷相継專房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
数幸御中主父子俱喜書法中主學羊欣後主
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蔵鍾王以来墨帖至多
保儀實掌之城将陥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
寳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爲他人所得及城陥
悉焚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于大梁
流珠喬氏皆後主嬪御也流珠性通慧工琵琶
後主嘗製念家山破昭后製邀醉舞恨来遲二

破流傳既久樂籍皆忘之後主追念惡居撰
其舊曲則無能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失後主
特喜後不知所終喬氏善書居金陵宮中嘗出
家奉佛後主手書心經一卷賜之及入宋掖庭
聞後主卒乃出其經捨之相國寺以資冥福書
其卷後云故李國主宮嬪喬氏伏遇國主百日
謹捨昔時所賜心經在相國寺塔院伏願彌勒
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詞極悽婉後江南僧
持歸故國見者悲之

先主五子六女宋皇后生中主楚王景遷[illegible]
景遂齊王景達种夫人生江王景逿第四女[illegible]
興公主有所見餘豊城盛唐太和建昌玉山五
公主皆不知其所出併亡其終始
楚王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先
主輔吳景遷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歷衙內馬
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遷
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
同平章事知左右軍[illegible]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

[illegible]統以景遂代輔政景[illegible]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且蔚景求故先主於諸子中特鍾愛之至是卒年十九晉王景遂始封齊王保大初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初先主欲立景達以中主長不可越次乃已及中主立緣先主意欲傳位景遂以及景達遂宣告中外約以次及之意景遂自誓必不敢爲嗣更其字曰退身然中主意未已一日下詔俾景遂代摠庶政爲諸臣切諫而止五年立

爲皇太弟准甸用兵以爲天策上將軍徙封晉王周人罷兵景遂因十表辭位出爲洪州大都督太子弘冀持法嚴刻所爲多踰矩度中主聞之怒甚以毬杖擊之且曰會須召太弟回弘冀懷懼與知洪州都押牙袁從範素怨景遂遣人密諭毒之會景遂擊毬渴甚從左右覓漿從範毒漿以進飲畢遂暴卒年三十九未斂體已潰中主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慰釋輒奏曰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中主

悲少解故被酖之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謚曰文成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先主方輔政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先主喜故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先主深器之受禪封信王始欲以為嗣難於越次故不果先主殂景遜已前卒中主稱疾固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主之意為群議阻迫不得行乃立景遂為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

王兼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嘗
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忽中主舟覆景達往別舟
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中主出人以爲精誠
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中主每召宗室
近臣曲宴馮延巳兄弟魏岑陳覺皆憑寵笑呼
旁若無人景達屢呵詰之復極諫中主他日宴
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己欲以虛詞
爲德佯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忿
拂衣入奏請斬延巳中主諭解久之乃已張易

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群小而數面折之使之懼而自謀何可測哉景達悟良是畏說遇曲宴輙辭疾不預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于覺景達署成牘而已末元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不能詰初出師五萬已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中主恐其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淅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郡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

甚尊禮之卒于鎮年四十八在先主諸子中最
為壽矣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瘞江州廬山初
景逹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
諷行於世
景遏字宣遠先主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
壽節景遏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先主甚愛之
母种氏得譴宋后鞠養景遏如已出中主嗣位
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使簡易節
儉虔人安其政贑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成

喪日張樂宴飲景遏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
記孫峴苦言規正景遏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
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中主後主皆酷
好浮屠群臣化之政事日廢景遏獨尊六經名
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
贈中書令謚昭順
永興公主嫁爲吳太子揚璉妃賢明溫淑容儀
絕世先主受吳禪改封永興公主聞呼公主輒
流涕而辭宮中爲之憐慼初讓皇徙居丹陽宮

是歲冬使命至徙所讓皇方誦佛書于楼使者
趨前讓皇以香爐擲之俄而報卒詔舉恤禮葬
平陵至是璉謁陵歸於舟中飲醉一夕暴死或
云左右承風旨爲之汞興自是還居金陵宮終
身縞素斥去容餙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
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年
二十四歲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
出凡五冬始㱡至歛温軟如生先主悼痛詔李
建勳勒碑宮中紀其異云

中主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鎰從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失其官封與從信俱逸其行實又二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及二女太寧公主永嘉公主皆不知其母二女止芳儀以事見云

弘冀中主長子故唐之末民間傳讖曰東海鯉魚飛上天既而先主果得政于江都以至開國稱帝因信符讖又有讖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中主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弘

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中主嗣位以弟景遂
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先主梓宮前
約兄弟相傳因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
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弘冀爲人沉厚寡言周
師隔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中主念弘冀尚少
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
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恃忽棄而歸則部
下必亂歸將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中主即日
大爲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愜服士心中主遣

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
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
業代克宏歸弘冀察克宏有才畧謂曰君第前
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
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
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
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至潤州弘冀以時方艱
難悉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中主以其專
誅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命景

達出師奔潰南歸獨弘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中主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稍振起而中主頗謂其所爲踰法一日甚怒遽杖之且曰吾行召景遂矣以故景遂遽毒死語在其傳中主既請盟于周以在位久耻於降屈屢遣使請于世宗欲傳位弘冀俾爲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玆睹來章備形縟旨叙此日傳繼之事述向來高尚之懷仍以數載以來交

兵不息備陳追悔之語無非克責之誠雖古人省咎責躬因難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心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蓋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來備諒惟英敏必照誠忱書辭温潤睿旨敵國中主傳位之念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爲常交泰二年七月弘冀疾數見景遂爲厲九

月丙午卒有司加謚宣武句容尉張洎上言太子以武功顯非所以示後世中主以爲然改謚文獻

弘茂字子松初頴異善歌詩格調清苦年十四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頗兵戰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爲樂初弘冀剛卑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弘茂之幼有異僧言人壽夭禍福多驗中主使視弘茂書

九十字以獻及卒年十九
從善字子師中主第七子嚚度凝遠封紀國公
使周會宋太祖受周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
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結謨輒請以從善爲
嗣中主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
使主邑從諸軍中主殂于南都末御梓宮從善
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
聞後主素友愛殊不介意愈益雍睦進封韓王
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時

太祖已有意召後主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幙府将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後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常作卻登高文以見意其畧云愴家艱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又云原有鴒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於是歲時賞燕多罷不講從善妃屢請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趍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

之國亡宋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從左千牛衛上將軍雍熈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中主第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太祖親征楊州李重進中主遣從鎰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自爲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後主不朝来伐遣從鎰貢帛三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時宋兵悉巳南渡從鎰留京師館懐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閤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

當有貢獻其介潘愼脩以爲國被討瀕亾使者旅賀非禮但奉禮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旨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鎰從後主北遷改名從浦卒

從謙中主第九子數歲爲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嘆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宋爲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

月以本官出爲安遠軍行軍司馬後不知其所
終
芳儀者中主女失其行第封號後主失國隨族
北遷寓京師嫁爲供奉官孫某妻孫出任武疆
都監挈之行宋太宗下太原遂欲乘勝取幽州
已而契丹兵大至宋師潰而歸河北郡縣被兵
武疆失守芳儀被擄遼主得之悅其都美且詢
知其家世遂納之宮中俾隸樂部封芳儀盡遼
人內戚名也按中主亨國日嘗脩廬山九天使

者襯刻施財者氏名于石內列太寧公主永嘉
公主不知孰爲考儀云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右
千牛衞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之
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
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
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
好學亦早卒於是后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

主函問父老皆共哭及是其嗣續殄絕遺民猶爲之興悼云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爲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癇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懷獻時昭惠已疾甚聞仲宣夭悲哀更遽數日而絕

唐餘紀傳卷第十四

唐餘紀傳卷第十五

吳興陳霆脩

忠節傳第十二

孫晟高密人一名忌又名鳳少舉進士如洛陽時名進士者類脩邉幅尚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棄去南遊廬山爲道士于簡寂宮性喜爲詩畫賈島像置之屋壁晨夕事之道衆以爲妖驅之出乃復儒服北走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爲相革雅知晟辟

爲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
王從榮從榮敗晟亡命至正陽未及渡邏騎奄
至疑其狀偉異覘之晟不顧坐淮岸捫獘衣齧
蝨邏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
延與語晟佯瘖不對授舘累日忽謁漢淮南王
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
金陵時先主方輔吳四方豪傑多至晟口吃初
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人多憎嫉
之而先主獨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輙合指遂預

禪代祕計每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董密人莫
窺其際先主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
侍郎中主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
治軍嚴急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求殺晟
入自府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晟閒行在東
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晟乃
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晟坐貶光祿卿中主素
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
鄙其爲人嘗誦言曰玉盃金碗以盛狗屎可乎

然爲延巳排侮卒先罷進位司空保大十四年
淮南交兵周師圍壽春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
大震以晟使周奉表請得內附晟見延巳曰公
今當國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帝也既
行知不免中夜嘆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
曰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世宗以樓
車載晟於壽州城下使招劉仁贍仁贍望見晟
拜城上晟遥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
世宗怒詰之晟謝曰臣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

依外叛耶於是遣王崇質歸而留晟會晉爾
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閤使班東省官
後數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
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
言重進且反金陵聞之以為有間可乘遣蠟書
招重進重進上其書于朝皆斥瀆反間之言世
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晟
正色請死無撓詞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
出命 都承旨曹翰擁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

酌翰起曰相公得罪特賜自盡晟怡然整衣素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同時詠死世宗性暴急莫敢諫救晟已死乃始追悔中主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會嗣

論曰觀人者不必以其始孫晟一齲容也其來南唐存歷事任中外預講議戒辞命出鎮方維入秉國鈞考論前後無所表見計其陞

籌文告閫才相業無以逾人殆夫人而已臨朝之議幾生厲階使其遂行雖謂之誤國可也及其體國之難則慨然奉使而不辭脅使諭降則毅然執義而不變議當還稟本國寧遣其介而不惜已留敵人問國虛實寧忤其旨而不露其跡其乃心本朝天日可鑒至當遇害之頃整衣索笏南向再拜從容就義有古烈丈夫之風當時劉仁贍之死較其表裡明白莫能逾矣人有言風疾知草性世亂顯

臣節嗚呼孰謂區區僻據之國而無人哉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歷官節度使仁贍少喜兵書畧通儒術其性輕財重誼仕先主歷黃袁二州刺史所至以治辦聞進武昌軍節度使中主伐楚仁贍帥舟師克岳州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南戍兵潰歸楚地全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作人言中主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淮可涉我民流入周境遮殺之不

能禁由是增脩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害徐仁
爲淸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每當歲暮淮泗
斬增戍以備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
徒費粮餉罷之仁贍表陳不可未及添戍周已
遣將李穀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誘納叛將結
約契丹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
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
栅殺周兵數千中主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
萬人救壽州次來遠鎮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

遁繕保正陽彥貞遂率戰艦泝淮而上仁贍謂曰敵已畏君矣要當持重養威以俟間若遽求戰倘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進戰敗死伏尸三十餘里亾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淝水之陽徵丁夫數十萬脩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息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墻壁皆動援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周人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爲柵上施版屋號爲竹

龍載甲士以攻之仍決其水水皆傾入淝河凡此
弾盡其力竟不能下周兵多死世宗益忿坐城
下督攻愈急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世宗箭至胡
床前數尺輒墮世宗命移床進前箭至數尺前
復墮去仁贍投弓于地曰天果不佑唐耶若然
吾有死耳世宗遣中使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
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
子從諫泛小舟渡淮將謀自全爲軍校所執仁
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又求救

于仁贍妻薛氏辭曰崇諫吾幼子固所不忍然
貸其死則劉氏遂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
成服聞者皆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凡
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衆不復能支
朱元叛降元帥景達亦潰會周將李重進張永
德不協兩軍相疑仁贍意有間可乘再請會師
不報由是扼吭憤嘆遘成疾不能理軍世宗知
壽州且下獨心嘉仁贍之忠下詔使自擇禍福
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仁贍已困篤憤不知人

周廷構孫羽等乃爲之署表請降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昇歸理疾越三日晝晦雨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变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徇者數十人薛氏哀慟五日不食亦死世宗遣使弔祭贈恤加厚中主聞仁贍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或言周亦加贈中主嘆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

齊中仁贍子崇諒爲進奉使宋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

論曰劉仁贍於唐臣既死忠妻亦死義於戲何劉氏夫婦之並懿也按仁贍死後家世零落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仁贍生前告身遂爲一金姓者所得噫忠貞之後於今竟絕天之栽培微亦不稱矣史言世宗下壽州廢爲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今考宋

之南渡下蔡入金宋復壽州於前此壽春之
地然則今之壽州即仁贍所守之故土也正
德初予自隸垣謫倅六安壽州蓋嘗經行之
地所謂下蔡者廢墟蕪址隱約于淝淮之濱
聚落無跡雞犬寥絶壽州則在下蔡之南約
三十里而遠仁贍之廟位其城中之西北隅
敕額旌忠香火維盛然自仁贍之死迄今幾
六百年訪求其故則生長其地者皆不能知
而考論其忠則脩舉其祀者訖不敢廢嗚呼

人臣死國之報先王顯忠之典其流逮遠哉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周世宗南伐
彥卿爲楚州團練使兼戎防禦周師銳甚旬日
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中主亦命焚東都官寺
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
以外皆已下發民濬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
自淮入江勢甚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
衝臨城鑿城爲窟實薪而焚之土石皆摧圮城
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鬬日

兼晝至州□□□□兵皆盡彥卿取繩床搏戰及
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生降
者周兵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居民焚
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中上下詔贈
彥卿侍中天長縣時陞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
易文贇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或以爲彥
能亦莫知孰是也

論曰張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
身可碎志不可奪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詔

者傳載獨畧至其名亦或不同於寧何其重

不幸也

李延鄒鄱陽人郭廷謂守濠州延鄒爲其錄事參軍淮南交兵廷謂煩發捷周世宗怒親攻濠州事勢危急孤城無援廷謂度不能支因請于本朝得報許降廷謂率將吏將出召延鄒作降表延鄒以大義責廷謂不肯爲草廷謂愧甚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衆因以兵脅之延鄒擲筆語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

遇害中主聞之悼惜召見其子命以官

陳喬字子喬廬陵王筍人父濬事吳爲翰林學士先主代吳進爲兵部尚書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歿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疎靡間起家爲太常奉禮郎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淮南兵興中主憂懣不知所爲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丘攝政中主怒然度群臣必持譁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所請喬請對排宮門入見泣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尺

地一民俱非已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中
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
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中主笑
而命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
丘暨黨與皆死喬與齊丘素善獨得不坐遷都
豫章以喬輔太子居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
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
樞密使脫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
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歸之宋太祖遣

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行以喬爲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爲辭及宋師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奏使江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命喬與淸源郡公仲寓詣彬喬持款歸府投承霤中後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逆命

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
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
吏撤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收葬求屍不獲或
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得瘞所發視
如所見云

廖居素將樂人仕昇元保大間爲人堅正不爲
當國者所喜由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
後主嗣位稍遷至瑯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
司後主屢啓而群臣取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

宗蜀慷慨懇諫甚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
絕食服朝衣立死井中於其篋笥中得大字手
書云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為文吊之以
比屈原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盱江
李遘為之傳云
廖澄順昌人少負忠義後主時仕為大理評事
宋太祖取江南師圍金陵勢既危急校書郎林
特勸與同降澄不可謂林曰吾父仕唐君臣之
義不可廢也矢死不貳乃預以身事囑蒼頭遣

之間道歸款其家城陷遂從容更衣仰藥死
鍾蒨字德林豫章人屬詞敦行綽有時譽仕唐
與二徐等游從初爲藩府從事累登臺郎遷集
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爲東都少尹交泰中中書
舍人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慎選僚佐除觀察
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末爲勤政殿學士宋
師南伐進圍金陵未幾城陷後主率群臣出降
蒨猶不屈朝服坐于家亂兵入門蒨舉族就死
不去同時將軍呂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

數百力戰皆死

張雄或云李姓淮人守主時周師南伐雄爲義軍首領拒周有功歷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進爲統軍仍守二州宋師取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曹勉之時國被重圍雄不忍端坐以地介西偏不獲遇敵遂糾兵東下以救之至溧陽與宋師遇猝與戰雄師失利父子俱殁于陣他子不從行者亦死于別戰一家徇國凡八人云

胡則保大末爲軍校後主立進爲諸軍使金陵既陷曹彬諭后主以手書命郡縣悉降則時爲江州指揮使書至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謀納款則憤形于色亟出謂其衆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受圍久此書眞僞不可知刺史不忠欲汚吾州耳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諾乃率同列宋德明等大譟入攻彥賓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從劉仁贍守壽州及得其方畧乃日夜閱丁壯勤

部伍爲死守計宋遣行營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督戰峻急閱二年不能下徒增圍以俟其斃一日則怒其庖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諫曰士卒城守踰年矣暴骨滿地柰何以一食之故而殺士乎則乃捨之庖者夜縋城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不設備庖者引翰兵從西南攻之會則病劇不能戰於是城陷兵入則卧牀上翰前執

之數其違命之罪則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
也即縛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狗
遂屠則家并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時軍士
掠民家民與之鬬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
投屍井坎皆滿餘悉投江流民家貲貨鉅萬翰
悉有之宋祖聞江州垂破遣使詔翰使勿多殺
使者至獨樹浦大風阻渡比至已無噍類矣初
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地者言于翰曰城形為
上水龜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

之臨云

論曰南唐之世淮南瀕殆孫晟死于使命劉仁贍張彥卿鄭昭業死于封疆金陵淪陷陳喬死于宰執鍾蒨死于侍從他若周弘祚之赴水李延鄒之擲筆廖居素之沉井廖澄之仰藥張雄之父子殺身胡則之一門無類皆天下偉丈夫事雖其仇敵不敢訾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爲國有人焉蓋自先主以來傾心下

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爲歸先主於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望衣嘗望秦淮門欲去先主追謝之乃已[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臣如布衣交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illegible][illegible]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着幘欲冠褐可[illegible][illegible]待士有禮如此是足以維固人心而激[illegible][illegible]義槩矣固宜其伏節死義之多其人也夫經之說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嗚呼不其信哉不其信哉